

忠县文史资料

(忠县文史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忠县委员会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忠县文史资料

(忠县文史第六辑)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王正堂

副主任 郑京鹏

主 编 何勇才

委 员 徐苏其 谢德全 秦 勇 颜明熙

校 对 冉玉华 颜明熙 周康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忠县委员会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何勇才 主编

忠县文史资料（第六辑）

忠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 编
忠县政协社会事务综合办
重庆市忠县四方印刷厂印制
开本: 32 印张: 10 字数: 25 万
印数: 500 册 印刷: 2006 年 12 月

工本费: 19.80 元

前 言

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弘扬人文精神是政协文史工作责无旁贷的义务。忠州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巴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古老的忠州大地发生过无数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涌现出许多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在挖掘、整理、研究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等方面下功夫。值得欣慰的是,在广大文史工作者和文史爱好者的辛勤努力下,我县文史事业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巴蔓子、严颜、秦良玉等重要人物跨越千百年的历史长空,终于走近现实,成为享誉巴山渝水的文化名人,特别是著作颇丰、生前备受一代文宗曾国藩推崇的晚清大诗人李士棻,在他去世百年之后,居然完全被世人遗忘。正是由于我县文史工作者的潜心努力挖掘,拨开重重迷雾,拂去历史尘埃,使李士棻“重见天日”,终于恢复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并顺利跻身重庆百位文化名人之列。更值得欣慰的是我县先贤巴蔓子忠勇诚信、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被誉为重庆人文精神的精粹,极大的提升了忠县在巴渝大地的美誉度,毫无疑问,这与我县文史研究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忠县文史资料》(第六辑)入选的 50 余篇文章是我县政协对地方史料发掘的又一成果。如对长篇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生平事迹的研究,蒋介石、冯玉祥在忠县活动的研究,其史料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追溯地方历史沿革,如忠州历代进士考、学校起始考、忠县议会、商会始末研究等,对于增加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知识是大有裨益的。不少文化名人如秦家穆、金少穆、秦希文、余永

梁史料的研究,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记追述辛亥革命、三峡地区七次大移民、上山下乡运动的文章,让我们掩卷遐想,思绪万千。再如珍藏在我县的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的手卷、明代巾幗英雄秦良玉的锦袍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它们的来龙去脉几乎是一个永远无法揭开的谜,这里我们看到了知情人绘声绘色的讲述着鲜为人知的往事,无论史学界今后如何去评判它,但这些史料无疑是十分宝贵的。总而言之,翻阅本辑文史资料,能为你打开一个历史的窗口。

政协文史资料是需要文史工作者和各界人士共同关注的文化事业,几十年来,他们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共同浇灌着我县文史艺苑,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原政协常委陈仁德和他的父亲陈懋智与祖父陈德甫(原四川省文史馆员、县政协第一届委员)祖孙三代对忠县文史事业的卓越贡献。姑且不说陈德甫老前辈在20世纪四十年代抗日岁月中给县人留下弥足珍贵的《忠县志》,以及陈仁德先生的文史专集《吾乡吾土》,更难能可贵的是陈懋智老先生一生钟爱文史,几十年笔耕不辍,写下大量的日记、札记,先后为政协提供了10余万字的资料,填补了许多我县文史研究的空白。在先生90高龄、临终前一个月弥留之际,还耳提面命、由陈仁德记录整理最后一篇重要史料《我所目睹的许旅长剿匪》。作为政协人我们将永远铭记老先生对文史事业的执著与贡献。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忠县委员会成立50周年之际,我们编辑出版本书,作为奉献给她的一份薄礼。愿政协的文史事业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在今后的工作中获取更大的丰收,为资政育人、构建和谐忠县作出新的贡献。

王正堂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目 录

湖广填四川(忠)纪略 / 彭家华	(1)
关于三峡地区的七次大移民 / 王正堂等	(7)
巴曼子与忠州三月会 / 丁宗裕	(10)
忠州古城旧貌 / 周文谦	(16)
历代忠州进士述录 / 周康杰	(31)
忠县学校起始略考 / 谢述等	(39)
忠县议会始末 / 江崇观	(48)
忠县商会沿革 / 汪崇观	(51)
建国前忠县的群众团体 / 汪崇观	(55)
忠县古代的土特产品 / 刘正朴等	(58)
有关秦良玉婚嫁时间史料小辑 / 周康杰	(61)
李士桀传 / 陈三立	(63)
曾国藩致李芋仙的信 / 周康杰	(65)
李士桀生平事迹考略 / 康清莲	(66)
晚清进士——秦家穆 / 秦光祥	(80)
孙中山为金少穆题挽联 / 钟 达	(84)
忠县辛亥革命的回忆 / 陈德甫	(85)
《黄埔军校同学录》中的忠县籍人士 / 袁代奎	(91)
辛亥革命先驱吴恩洪事略 / 陶镜环	(100)

辛亥烈士 古城骄子 / 闫钢等	(104)
忆我的二爸秦仲文 / 秦国士	(116)
忠县辛亥革命重要人物周武伟 / 周康杰	(123)
孙中山与吴毅 / 何锦洲	(125)
吴毅是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 袁代奎	(128)
柳亚子致秦德君的信 / 周康杰	(138)
秦德君诗一首 / 周康杰	(140)
我所目睹的许旅长剿匪 / 陈懋智	(142)
怀念聂绀弩先生 / 彭宇咸	(149)
忠州才子余永梁 / 彭宇咸	(159)
老子政治哲学 / 余永梁	(161)
《老子政治哲学》简介 / 彭宇咸	(174)
怀念外祖父江晓楼 / 陈时达	4. (177)
怀念毛亚藩、刘醒汉先生 / 谭杞安	(179)
“御林军”琐记 / 陈义安	(182)
忠县抗日宣传活动记略 / 陈咸熙	(187)
凭吊古迹颂先贤 爱国情怀昭天下 / 周康杰等	(189)
李正清同志二三事 / 刘重来	(192)
蒋介石视察忠县引路记 / 朱树屏	(204)
陈德甫先生传略 / 陈懋智	(205)
陈德甫与《民国忠县志》 / 陈懋智	(208)
忠县的“三反”运动 / 陈懋智	(213)
割“牛尾巴”案与县检察院的反右 / 梁昌恒	(230)

罗广斌之死 / 杨耀健	(234)
椽笔写《红岩》 热血铸忠魂 / 陈仁德	(252)
略论沈祖荣“图书救国”思想 / 彭泽明	(265)
两件国宝级文物的来历有了说法 / 何勇才	(268)
桃花鱼的发现 / 周康杰	(271)
天池教堂历史概况 / 杨和声	(273)
造访上祠堂 / 冉玉华	(277)
是我们发现了九寨沟 / 陈仁德	(279)
一段刻骨铭心的人生旅程 / 何勇才	(286)
东风林场知青生活拾零 / 秦光祥	(296)
高都山太阳寺及其碑记 / 彭兴华	(303)
金珠尘封待雨露 / 彭兴华	(306)
旅台见闻 / 陈义安	(310)
编后记	(328)

湖广填四川(忠)纪略

□彭家华

湖广填四川,一个古老而沉重的话题,千百年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湖广者,湖广行省也,元置。辖今湖北东南部、湖南广西全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岛以及贵州大部,治武昌路;明朝仍称湖广,辖区大体为今湘鄂二省;清代始分为湖南、湖北二省,清湖广总督正式名称为湖南湖北总督。

“一代天骄,只识弯弓射大雕。”仅维持了89年的元朝虽曾盛极一时,但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致使各地民众揭竿而起。由于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致使百姓纷纷卷入流亡的人群。

元至正年间,明玉珍统帅的红巾军攻进三峡,定都重庆,建立了大夏国农民政权。明玉珍于至正十二年(1352)入红巾军,被徐寿辉任命为统军元帅,后升统兵都元帅。至正十七年(1357),奉命率大批湖广兵士西征,由巫峡入蜀,相继平定川东诸州县并克汉中广元后进兵重庆、拜陇属四川行省参政,结束了元朝在四川及周边地区的残暴统治。在此期间,湖广不少人或因避乱或随红巾军入川。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称帝重庆的明玉珍,三年后病故,传位其幼子明升。明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派汤和、廖永忠取蜀。廖永忠从奉节北面翻山越岭攻入,在奉节大战取胜,明升不得不奉表投降,夏亡。朱元璋平定大夏国后,攻夏明军大部分留守三峡

地区,成为军事占领式移民。

无论元末元军的屠城,还是明玉珍的带兵入川,朱元璋灭大夏,连绵不断的战争,都给三峡乃至四川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大量耕地撂荒,幸存民众纷纷逃往异乡,虽说随后大量的明朝军事、准军事人员移民驻守三峡,但其川东广大地区仍几近荒无人烟。

湖广填四川始于明洪武二年(1369),连续长达三十年,自湖广大举迁民到巴蜀,史称“湖广填四川”。这在当时交通原始、信息闭塞情况下,要推行大规模跨省移民,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先祖难舍故土情结,一直在子孙后代心中打下了深深烙印,以致若干年后,不少人总是用四川人习惯反背双手,以及手臂内侧一道环形凹痕做根据,证明那时的入川先祖是被反捆双手而来。此说虽出无据,但据史料记载,明朝廷在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搬迁同时,确实采取过一系列高压强制措施,从而有效推动了这一历史壮举。它对于医治我国中西部地区战祸创伤、调整战后人口布局,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湖广填川缘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元末明初,湘、蜀人口剧减,十室九空,田园荒芜。例如四川(当时名川陕四路)在宋徽宗时(1102-1126)有人口512万,而到元顺帝37年(1341),便陡减至16万人,忠县同一时期,也由原来的4.3万人,减为5800人。如此严重的社会现实,使刚刚获取政权的明朝统治者深为忧虑,朝廷意识到“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要发展农业,必须让农民归耕,地有其主,人有所业。明太祖朱元璋广纳臣议,实行“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战略性治策,从而大大加快了战后灾区恢复发展生产、稳固新的统治基础的进程。

据忠县人民政府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忠县姓氏志》载,当时全县90万人口中,绝大部分属于填川移民之后裔。忠县城乡时有彭氏3611户,14971人,其入川始祖彭胜便是在洪武十二年落籍崇仁乡一甲野鸭池的。

过去,不少人将“湖广填川”与“张献忠洗四川”相提并论,说张献忠清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才搞的湖广填川。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张献忠是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曾两次入川。第一次是崇祯十三年(1640);第二次是崇祯十七年(1644),与明初开展的湖广填川相去 271 年,何来“先杀后填”?据 1941 年忠县志记载,时有填川迁入忠县始祖 377 户中,有 281 户早在二百五十年张献忠入川前就迁来了忠州。为还历史本来面目,特引述以下佐证:

忠县野鹤镇一九八八年冬修变电站,在朱国相墓取石料时,从其内井掘出石碑数块。其中“朱氏忠州族谱源流序”这样记叙湖广填四川:“……至丁未年元顺帝崩,大明太祖崛起登位,其臣张武烈、常遇春、刘伯温见华夏俱损,人口稀少,三人议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而华夷无民岂可乎?吾等何不协同文武,奉圣主恩准,自江西调民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自洪武二年己酉岁,建安公命长子弼公正月十五入蜀。弼公遵公命弃三楚而入西蜀,不敢违圣旨,设香案、别宗亲,通别前人,从沈脚河(湖广黄洲府麻城县孝感乡高家堰)起身,由水道而至万邑,共计数千余里,江水荡荡,河水洋洋,几经辛苦,几经险骇,方弃舟登陆道,由万邑至成都潼州府遂宁县西路忠诚里石洞寺洪武朝南路,在城内大石桥下马落业。”可以看出,继而再迁忠州的这支朱氏后代,以朱国相墓碑的简短文字,客观真实地再现了湖广填川的动因,乃在于元末战乱,导致“华夷无民”的后果。朱元璋即位,注意到大乱之后休养生息对巩固政权的必要性,认为“天下初定,百姓困乏,好比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告诫地方官不要横征暴敛,贪赃扰民,徙民垦荒屯田。碑文叙说移民不违圣旨,辞别宗亲前人,难舍故土的复杂心情,以及从哪里起身?途经何地?最后落业何处?一路艰辛,历经险骇的全过程。

明初,户部郎中刘九泉建议:“古狭乡之民,听迁之边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他所指狭乡,即当时麻城之孝感、太平、仙

居、亭川四乡，其中尤以约一千平方公里的孝感乡，因元明政权更迭时期，外籍流亡客居，躲避兵祸，而人口稠密，成为“狭乡”，自然在首迁之列。这便是今日忠县近半人口的先祖系来自麻城孝感之故，其余则是来自湖广其他府县。

由于移民能得到朝廷提供的耕牛、种子、粮食和耕地（由各人插栈指认耕地界域），并享受“三年不纳税”的优惠待遇。自洪武二年起，很快形成大规模移民入川活动，官府明令：三户迁一。不愿迁者令士兵“捆送”迁徙。在这种高压政令下，有些聚族而居的村庄，几乎是合族而迁。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政府鉴于不少土地已多年丢荒，又诏令各地“额外垦荒，永不起课”。移民可插草为标，划地结户，圈垦荒地，开亩凿池，因河为堰，筑园树桑。由于朝廷一系列开明之举，原来杳无人迹的荒芜之地，不几年就变成“高櫟相望、谷牧遍野”的富庶之区。至明万历六年（1578），仅过208年，四川人口便由元末16万恢复增加到310.2万，忠县人口也由原来的5830人增加至70732人。

迁民入川的另一个原因是“麻乡约”的产生，随着岁月流逝，移民的思乡之情与日俱增，遂推举代表回湖广或麻城探亲，返回时，并携亲带友入川定居，年年如此，相约成习，尤其是明末清初战乱，湖广义军官兵入川后在四川娶妻生子立业，后来逐渐成为通信史上著名的“麻乡约”。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漫长过程，在明初大规模迁徙连续三十年后，“麻乡约”又持续数百年之久，特别是清初的移民入川，曾出现过又一个高潮，尤以广东、湖南来者居众。

“解手”一词在四川可谓人人皆知。其来源便是清初湖广填四川：当时的外省民众往往被官员用腰带捆手相连，跋涉入川，每逢便急，只得解手方便。从此，解手一词便成为川人的弃急用语。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明军、清军、农民义军在四川持续鏖战。

在川，张献忠的大西军令清廷头痛不已。为此，清军的精锐部队和临时招募来的地方武装，被紧急调往四川，对以张献忠为统帅的农民义军展开围剿，致川人所遇浩劫可见一斑。

清军围剿再次将深重灾难推向巴蜀，尤以川东为甚，所谓“四乡空旷”，草蓬蓬然而立，弥山蔽谷，往往巨数十里无人烟。本在明朝湖广填川，日益增长之四川人口，又大半死于战争，侥幸逃生的人都躲藏到荒山僻野和贵州、云南苟且偷生。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人口统计，全川人口“仅余 18090 余人”。

如此状况在一代名君康熙统治下，当然不会持久。康熙七年（1668），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增赋无策，税款难征……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来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户部题本》）。

康熙十年（1671）出台政策：“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招募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如此把移民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升迁结合起来，从而大大调动了各地方官员的积极性。

康熙三十三年（1694），一道《招民填川诏》下发各地。诏书命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一时间，两湖、广东及江西、云贵等省移民队伍源源不断地朝四川涌来，其移民规模甚至超过了明初。以三峡地区为例，到嘉庆年间，册载人口已达 160 万左右，忠县人口至嘉庆十六年（1796），已达 10 万以上。

迁忠州先民中为何有一半左右来自麻城孝感？除因不少外民因避战祸而流离麻城，形成人口稠密之“狭乡”，成为主要迁出源。还因明廷为鼓励“狭乡”多迁出而制定有别他地的优惠措施，致使外地移民经麻城转入川，也说是孝感迁民。如我县涂井乡神滩溪江姓，旧时谱称祖籍麻城孝感，九十年代新修族谱时派员核

查,其祖本是湖南醴陵县。与麻城有天壤之别。民间误传,还反映在入川时间定位上。不少人说的洪武二年入川,其实并非二年。原因在于明廷推行的湖广填川,起始于洪武二年,故这个年头深刻民心。致后人将本不是这一年迁来,甚至远在此后二、三百年迁入的也说成“洪武二年入川”。

洪武十二年移官忠州的湖广长沙卫彭胜,虽也挈室率子落居崇仁乡一甲野鸭池,半种民田,半种军田。但与一般移民相比,除同样享受土地、耕牛、农具、种子等优惠外,还另赐以“世袭千户”,代代相沿。说明朱元璋迁民填川除了经济上鼓励,政治上也采取了一定手段,从而使在原籍供有一官半职者也能随家而迁。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是一个深刻而沉重的历史事件,历为四川客家人寻根问祖的舆论源头,人们谈到“两填”,莫不与当时的战祸与悲凉相联系,心酸如昨,感慨万端,表现出世代不忘那段悲壮历史,并作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传奇典故,代代相传。

关于三峡地区的七次大移民

□王正堂 何勇才

据有关专家考证,在中华民族的移民史上,移民时间之早、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也莫过于长江三峡地区。

从远古至清初,三峡地区经历了六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活动。第一次,公元前16世纪,夏末商初,汤伐夏桀,夏桀败,夏耕部落从中原逃亡到了三峡地区,定居现在的巫山一带。第二次,两支本土先民巴人部落为拓展新的生存空间,先后从峡内走向峡外。他们又于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从峡外返回峡内。第三次,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巴楚之战数百年,楚人占领巴国不少土地,大批楚人乘势移民到了三峡地区。第四次,东汉末年至西晋太安二年(公元188年—公元303年),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政治大分裂时期,三峡地区则成为了军事进攻及峡内外移民进出的黄金通道。近百年来,各地官僚、百姓纷纷取峡江水道入蜀避乱,其中不少人滞留峡江一带。李特之乱,蜀西民流东下荆州,又有很大部分人留居三峡地区东部经济开发。第五次,元末元军屠城,明玉珍带兵入蜀,朱元璋灭大夏国,连绵的战争给三峡地区带来无尽的灾难,大量耕地撂荒,未死民众纷纷逃往异乡,虽说有大量的明朝军事、淮军事人员移民驻守三峡,但三峡地区仍几近荒芜人烟。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皇帝朱元璋下诏,免制盐税赋等为优惠政策,鼓励、招来湖广一带民众入川垦荒,来者多数居住在三峡地区。第六次,明末清初,天下大乱,

川人累遭浩劫,死亡大半,幸存者亦偷生异乡。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政府下诏:“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招募六十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一百家者,不论奉满,即准升转”。把移民与地方官员的政绩及升迁结合起来,无疑极大地调动了各地方官员招募移民的积极性。然而正由于这个原因,不少地方进行了强制性的移民。当时外省民众往往被官员用腰带捆手相连,徒步入川,每逢便急,只得解手方便,今“解手”一词由此而来。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清政府又一道《招民填川诏》下发各地,诏书命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一时间,大量的湖广籍移民进入四川,三峡地区首当其冲,到了清嘉庆年间,三峡地区的册载人口已达160万左右。

民国《忠县志》载:从宋末到清中叶,外地迁入忠县的人口共378户,其中明末前迁入的有282户,清初顺治、康熙年间迁入42户。明初官府发布奖励狭乡农民和流亡农民迁往宽乡的政策,发给农民种子、耕牛,允许将所垦荒地作为私有产业,免征3年赋役或永不起科。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廷在谕令中称:湖广流寓之人逃荒到四川者多。谕令四川各州县将流寓人口逐一稽查核实,如果确系无业贫民,即量人力多寡,划给荒地五六十亩,令其开荒。《忠县姓氏志》载:1982年统计,全县331姓氏,其中迁入姓氏117个。明初迁入姓氏中刘、张、陈、李、王、周、杨、秦、黄、谢姓氏繁衍均在5000户以上。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入的邓氏、叶氏繁衍最快。邓氏兄弟二人在忠县已经繁衍3822户,15963人;叶氏兄弟二人已繁衍2222户,10089人。

第七次大移民即三峡工程移民,发生于20世纪九十年至21世纪初叶,这次移民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历史上任何一次移民无法比拟的。由于三峡工程的兴建,按坝前水位175米要求,淹没陆域面积632平方公里,淹没涉及重庆市、湖北省21个区县(自治

区)、356 个乡镇、1711 个村、6530 个村民组(居委会)、移民人数达 113.18 万。忠县地处库区腹地,淹没陆域面积 66 平方公里,涉及 12 个乡镇、129 个村、617 个村民组(居委会)。动迁移民 9.13 万人,占重庆库区移民总数的 17%。